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简报

第十二期

2013年7月6日

编辑: 贾晋京 审核: 王文 邮箱: rdcy-info@ruc.edu.cn 联系电话: 010-62516305

中国的金融文化需要“治治病”

——“地方经济与金融文化”思想沙龙纪要

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否需要健康的金融文化来辅助？当前中国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否已经受到扭曲的金融文化的制约？2013年7月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太湖论坛”组委会、江苏战略与发展研究院合作，在南京举办“地方经济与金融文化”研讨会暨第12期人大重阳思想沙龙，邀请了来自银行界与政界的高层人士就此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与会专家认为，金融是支持经济发展的命脉产业。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金融业体量急剧增加、金融产品种类日益多样化的阶段。各地经济是否能够持续成长、实现繁荣，离不开健康的金融体

系和兴盛的金融文化的支撑。与会专家提出，中国应从制度改革和加强监管入手，避免资本过度虚拟化，重塑健康金融文化，使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

金融文化“跑偏”制约中国金融崛起

张燕玲（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现在的金融已经不是一国的金融了。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银行惹的祸，银行惹出这么大的祸，使全球金融从08年至今一直没能振奋起来。银行上市以后，机制发生了变化，上市公司是为股民负责，就是赚钱，所以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欧美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金融没有管好，银行的高管拿那么高的工资，却去搞投机，老百姓肯定会有意见。

刘志勤（原瑞士苏黎世银行北京首代、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在四对关系中出现了新矛盾。第一对是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发生了分裂和对立。第二对是垄断和竞争，它们之间的矛盾更尖锐了。在过去的3年中，行业垄断、知识垄断、产权垄断和资源垄断是我国发展的一大特点。第三对是市场和行政管理。中国的市场化能否健康发展，现在往往取决于行政条例和行政体制。第四对是方向和方法。我们的方向是中国梦，现在用什么方法能够实现这个梦？各省有各省的高招，各地有各地的高招，在选用的方法上会有很大的争议，不同的方法或许或多或少会促进向同一个方向前进，但是中间付出的代价高低应该予以考虑。

魏本华（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一个地区如果想搞好金融，就需要有一个很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有很多方面，我国现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监管制度不够明确透明，另一方面是执法力度不够，导致乱象丛生。

周小川行长提出来我们可以从下而上地进行金融改革，要进行改革，首先需要我们对于一个地方的金融发展程度有一定的认识，这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衡量的。第一个指标是金融机构的丰富性，但仅满足这个指标并不意味着金融制度就健全了。第二个指标是金融产品的丰富性。一个活跃的金融文化，它的金融产品应该是很丰富的。第三个指标是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与构成。第四个指标是整个省的金融资产总量的多少，人均持有金融资产的多少。最后一个指标是跨省界的资金流动。我国现在从各项指标的综合打分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这是我们需要做出努力的方向。

金海腾（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我们的银行业发展现在严重欠缺改革思路，对客户和商业信用的挖掘都远远不够。中国现在所有的银行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拉存款、傍大款，都在做小微企业。当所有银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时，这种情况一定是有问题的，这样发展下去，再倚靠民营银行也没有用，因为我们的金融文化出了问题，缺少改革精神。

我国现在的情况是企业间的商业信用大量存在，但是银行信用却缺少和商业信用嫁接的途径。我国银行业所谓的支持实体经济，实际上就社会总量来说，有八成的企业和银行业是没有关系的。在大数据的时代，我们不能再遵循老路去发现信用和客户，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信用体系。金融文化就是信用，所以谈地方经济和金融文化，我们肯定也要围绕着信用来谈。

赵昌会（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我国现在面对的主要金融文化方面的问题是，大部分受过教育的社会中高层人士欠缺金融知识和金融意识，从而导致整个国家无法形成比较健康先进的金融文化。在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领导层有史以来第一次认识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2008年的美欧金融危机则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金融也是现代社会政治的核心，它能够影响到一个国

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中共很早就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事实上，金融可能和枪杆子一样重要。现在是全球危机时代，虽然中国的金融面临许多问题，而且比西方起步晚了很多年，但是有可能后来居上，走一条与欧美先行者不同的且嫁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金融文化道路。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1990年上交所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文化的整体复兴间存在很强的关系。但自6月底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却是金融市场对我们这20多年来走歪的金融文化给予的警示。金融实际上是目标，但银行家却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改革开放以前，人们连谈钱都忌讳。但这35年来，大家却疯狂地谈论金融，形成了如今笑贫不笑娼的金融文化氛围。我们在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突然发现金融如今已经成了投机与暴利行业的代名词，这就是文化走歪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如何将文化板正过来。

杨清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学术合作部副主任）：欧洲人与中国人对于工作、投资和消费的理念都有很多不同。我在法国工作期间，加班行为是不受上级鼓励的，人们遵循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但在中国，加班是大家普遍认可的行为。这种差别不仅是对工作管理的认识不同，也反映了两国人民对于工作的态度差异。中国人更愿意花时间，把工作当成一个事业去做好。另外，法国由于福利制度比较好，人们在金钱观上也较少追求财富的积累。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体制的差异，也导致中国人对财富有更强烈的欲望与追求。

实体经济是地方金融之根本

张燕玲：银行上市带来机制变化所产生的问题错综复杂。现在我国银行的高管，不管是小银行还是大银行的高管，都是党和政府选拔和任命的，

每一个金融产品都需要监管部门的批准，如果监管部门不批，哪个金融产品能上市？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管理水平有差距了，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我们的银行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在都变成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之后，银行都在抢同样的业务，大家没有分开各自应该关注什么，这也是我们将来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

刘志勤：中国的金融不发展，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希望。但是我们的一些政治文化环境，比如绩效挂钩，却在“逼良为娼”，迫使金融向不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银行业一定要讲究人性化、科学化的管理，这点对当下的金融业和金融文化来讲更为重要。

很多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总是有意无意地以非常虚拟的词谈论金融，说金融行业是虚拟行业。我们现在产生的很多危机，就是由于把金融作为虚拟产业而产生的。我们应该把金融实体化，让金融和实体经济并肩发展，我们的经济可能就会平稳一些，发展得也更好一些。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是带着实体经济的帽子，但本身却不实，实体不实是我们金融业面临的尴尬问题。我们应加强监管，让金融真正帮助到实体经济。

魏本华：我们国家金融正在经历一个从相对来说初级的阶段到金融市场逐渐丰富阶段的过程，可以说，我国金融现在基本实现和发达国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在到下一个阶段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特别是金融监管机构，还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监管工作一定要做好，如果做不好这个工作，那么地方的金融一定会受到影响，不可能良性发展。监管制度本身制定要科学，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范围和透明度，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监管的作用，同时使社会也能够起到监督作用。

金海腾：在美国，每一个银行都有清晰的定位，例如夏威夷银行做富人理财，硅谷银行排前 10 名以内做股权类投资，联新银行只做公司业务

不做零售业务。而中国的银行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每一家银行既做重大的项目，又做小微企业，没有自己的定位。20年前有工农中建，专业化很清晰，工行做工商企业，农业银行做农业贷款，建行做基本建设，现在是什么都做，打成了一锅粥。第一轮改革已经过去了，解决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现在的改革就是一个“利”字，政府要下放它的权力，这就涉及它的利益问题。我们一定要走改革的道路，目前的改革揭示给我们的就是市场化，只有实现了市场化，才能继续做后面的事情。

赵昌会：现在是全球化信息时代，也叫数字时代或者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金融和我们原先所理解的金融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网络时代的技术给金融机构和文化都带来了新的压力。在金融市场上，巨量交易可以在瞬间发生，这使得金融业很难得到有效监管。我国在国家管理方面充分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很难用枪杆子来最终捍卫一国的财富。我国现在认识到金融一定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如果放在全球金融环境中来看的话，我们还需更加提高警惕来防范外部冲击，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技不如人，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国家财富就蒸发了。

地方金融创新需要健康的信用生态

张燕玲：党的十八大提出来要金融创新，特别提到地方金融创新，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抓住这个机遇的关键点就是要搞好地方金融文化。金融文化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否则肯定要捅娄子。在金融文化里，监管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金融业出现问题的时候，监管部门不能治错了人，要做到谁有病谁吃药，没有病不要乱吃药。同时，各个政府部门，包括金融部门甚至企业在内，一定不能离开群众和实体经济。

江苏应该抓住党的十八大允许地方搞金融创新的这个机遇。江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也有很好的文化底蕴。金融的改革是由上而下，但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允许由下而上创造经验，然后参与竞争，

支持地方的经济发展。江苏应该借好这次东风，创造出经验来，努力发展地方经济，将经验向全国推广。

刘志勤：目前来看，江苏地区的发展很稳健，但也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我提出六点想法和建议。六点想法中有五点可以用五行金木水火土来概括。金，转化金融，发展江苏特色的金融业，对于江苏来讲至关重要。木，江苏再发展，千万不能放弃农业，因为农业在江苏地区至关重要。水，长江抚养了江苏，江苏得益于长江，从吴越文化到今天长江功不可没，长江的资源利用对于江苏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火，江苏省这次在太阳能产业上遭受了重大损失，如果利用好高科技，发挥太阳能产业和能源产业的优势，对于江苏来讲应该是很有前途的。土，土地是政府的一个法宝，也是老百姓的命根子，那么如何利用好土地资源，让土地成为老百姓生存的必然之地，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第六点就是人，江苏人才集聚，无论文化界、金融界、制造界，还是高科技行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才库。江苏地区不仅要抓住人才，还要抓好人心，抓好人义。

魏本华：地方政府保一方平安，主要是针对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和金融稳定三方面来讲。金融稳定已经是提到了日程上，现在是非常急迫的时刻。我们应该从下往上大胆地进行金融改革实验和创新。对于江苏省来讲，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最近李克强总理和银监会主席都提出了鼓励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江苏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成立一个省一级的中小企业融资银行，让民营资本参与进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江苏这样发达的省份来说，资金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要解放思路，拿出可行的方案，办好这件事是肯定没问题的。

金海腾：我们应当从地方开始，建立信用生态，把信用落实到社会层面。以我国玉兰县为例，玉兰县建立起了一个社会信用，每一个农户都有信用评级，将社会行为与信用评级关联起来，让人们感觉到失信要付出重大的

代价，从而极大地改善了社会风气。这件事地方政府是可以承担起来的，要让信用生态走到社会生态，最后达到自然生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金融文化的核心就是信用问题，江苏地区对信用向来是重视的，一个地区的金融文化如果能把信用做好，其余的问题也就能够迎刃而解。

赵昌会：江苏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在前列，有充分的基础和人才储备，应当建设金融强省，但也应该提防发展中的风险问题。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目前西方最关心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平台问题。我们虽然很难认同西方说地方平台将把中国拖入一个无底洞的判断，但是我们也不能对这方面的风险视而不见。现在地方平台最大的风险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出现重大的战略失误。如果我们的宏观政策本身正确，就能够保证联合其他配套政策发挥总体效应，即使在某些时刻或领域发生动荡和重大损失，但也不至于造成颠覆性的局面。另一个风险是社会风险。中国在经济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如果控制不好社会风险，它就有可能占用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很多资源，将我们在很多方面的努力都吞噬掉。

请将领导同志的批示反馈给编辑部（电话 010-62516305）

责任编辑：贾晋京

分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人大办公室，全国政协办公厅
有关部委
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
各金融机构负责同志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13年7月6日印发